

陈忠裕公全集

函十二册

陳忠裕全集卷二十一

青浦王鴻逵用儀

婁縣莊師洛純川

青浦王昶德甫輯

青浦趙汝霖惠蒼

編訂

青浦何其偉葦人

詔

擬上遣御史賑恤關中飢民詔

皇帝制詔御史某朕聞時無精歲吏有傷和民則斯飢
主何用食凡茲烈辟自古賢君莫不披圖覽記言念鳩
形歌鳥依樗無滋鴈戶斯所謂安集之義匍匐之救也

乃者軍興不時征調無已天愛其寶民重其憂况乃關
中號稱陸海灞陵南望田無千里之饒渭水東流畱有
三星之照雍涼旱魃竟不歸來井鬼妖星無緣退舍空
名雖在秦首不黔餘波及人晉頭皁白朕每興思中夜
浩嘆爰有財而子無食匪曰上慈天警君而民獨災何
爲下損茲用發帑金十萬爾其爲朕往賑恤朕嘗追痛
弊源俯思來計未災而荒吏治桑土何疎旣亂而問金
錢枯魚莫及計有類于爛額功或比于桑榆峭函七十
萬戶知非微澤所周祖宗二百餘年豈無恩信可結爾
其行仁有術濟惠以權勞徠有意志意得廣庶使秦州

父老如逢雨粟之祥漢室遺民又見捐租之詔蓋秦之饑五月矣顧朕所恃一人焉其一乃心毋使失望

狀

擬御史大夫對珠厓不當棄狀

初元中待詔賈捐之請棄珠厓以專關東上問丞相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陳萬年對曰臣聞古者中國弱小區宰分制使外夷侔力商周之盛王或十餘世幽厲之間四夷內侵故其詩曰今也日蹙國百里此皆任德絀力苟且所貽患也孝武皇帝深閔微絕之端竭力致遠遊兵四方莫不臣妾係名于漢版蓋中國始大也威濟恩

浹廟稱世宗是天欲使漢治獨尙古而孝武皇帝應之也涵昭成宣以積陛下今陛下履絕隆之勢當潤色之斯憑玉几撫遺籍未聞恢拓疆域以奉承宗廟珠厓殘逆侮殺吏民而議者曰棄勿治是何輕漢德而阻陛下以不廣也臣竊羞之珠厓數爲反盜非其人性然也地隔於勢吏忽其人是中国失治而蠻夷逆節也今乃曰與禽獸無異何中國之沾沾乎臣聞全越之時阻嶺而居號稱萬里兩將進兵拉然崩壞越王之頭縣漢北闕當此之時使者以誇耀強胡匈奴震駭今珠厓一郡孤絕大海之中非有王侯之號強敵之援而不能治今單

于朝貢西域屬國質子以千數不幾示漢力有所不足
生蠻夷心哉古者大仁之君地方不過數千里非務小
易治也誠求其大不可得也唐虞都幽冀商周以來漸
卽雍洛地勢雖欲不南廓無繇也議者不察猥云幽冥
之地則是三苗不征鬼方不伐舜不陟九疑禹不登會
稽也今天下新置郡國與古中國侔矣北有金城燉煌
西有冉駝竿邛夜郎牂牁東有朝鮮濊貉南有三越今
捐之曰非禹貢所及春秋所治且無以爲夫數區者聲
教漸澁更化三世廩廩乎神臯奧區矣乃曰悉棄去不
知遷其民以空之耶抑立君長割齊民而樹敵也是使

陞下以一珠厓棄天下之半也且南方之珍珠厓所產明珠翡翠犀象瑇瑁盈握之物鈞動千萬上以奉宗廟下以飾後宮臣有以知陛下不能卻也失所自有而異日收利于蠻夷此益國之貧也如捐之議隘仁義之塗塞光明之資動遼遠之志損盛隆之號喪珍異之富且甚非孝武皇帝意臣愚以爲擊之便

策

問古者天下幾郡縣兼城數十事無不周裕今百里一治稱煩不理何故徵賦疾也訟獄繁也迎謁多也三者不去可遵古歟班史稱蕭

曹爲循吏師而黃次公爲相功名損於治郡
時治郡與治天下果異乎假令蕭曹爲守郡
得治否章帝以吏貴悃悞無華而古循吏多
以經術潤飾何者爲效與其詳言之

今天下有貪吏矣而酷吏少槩見雖頗有然與古不侔
非酷吏之獨弱於今也勢有自然無足怪者古之爲吏
也與天子分民而治據乎連城之衆士民之多封域之
內亡不治也任使舉察亡不用也因利設教不一法也
故能萬端舉百事理教化起姦邪息文學興頌聲作暴
蟲伏瑞鳥下此淑人君子所爲佐化振俗也至於驚忍

之徒挾法令之威憑高逞心所誅夷屠滅者皆以意可
否雖要歸刻深乎亦嘗勝其任矣今也不然吏守一端
以求無譏卽有斷斷之士牽于文制不能昭然以行斯
意然而臨涓涖囚置驛論報如古之所謂流離殘賊者
亦未之見也是以當今之制循吏無所變化酷吏不能
縱極則是善惡咸絀也故人懷苟且之意表飾虛美便
伺上旨求適己利公綽之行損矣夫人情非有可爲則
莫不退而求所利故今人之置吏者毆之媮也非患于
地小事煩權微而勢分雖欲爲大善無繇也三害不去
吏道不清欲三害去必行二術二術者省使專任是也

事不加多使者冠蓋相望何益徒害且郡嘗積監司兩
三是下獨而上分漢以盜遣繡衣然卒無益也今晏然
無犬吠之警而上下數牽卽一旦事起復遣數四輩乎
論者曰省官而費減此猶細功也諸使不省則迎謁卒
不可去而盛功不及究于天下至于簿書聽訟之事責
其人焉可已今仕郡縣何嘗復擇人時至位虛不問而
與之漢或一人歷數郡矣或數入更出矣誠以其才宜
爾今卽不能胥天下而求之凡幾劇郡選賢能之士稍
重其命使他郡視如大府得一切各自爲治上因而考
察其行或時哀與加爵化成而返之朝委蛇公卿閒矣

誠得其人徵賦訟獄非所患也蕭曹何獨爲天下帥雖
爲吏可也次公損名于宰相雖才固殊乎亦時爲之也
高惠時黎民新去湯火罔疏禁約蕭曹清靜長厚君子
也卽治郡務在無爲而已何得不稱良于時神爵元康
之間乘武昭之弊姦方多事益起次公靡密煩碎以成
就之其治卒歸於長者而是時帝方振權破私操下之
短長次公爲相何得不任受累故曰時爲之也夫後世
吏益巧炫文造赫赫名故貴悃幅無華者非謂其經
術掩也然則今之擇吏者胡爲而可曰莫若因地而擇
之或俗瘠而愚或俗侈而悍瘠而愚者周密長惠以富

之可已今所稱劇悍難治者非必有大豪任俠持吏也
又無強宗勳故爲不法也僅民之黠者盜之根據者搢
紳之鄙者此稍持力發蒙耳豈煩乳虎蒼鷹哉夫以經
術治者誠迂然苟能下賢士修墮典流覽文義之林有
文雅聲諒亦君子之蘊藉也

問藩臬尊官也以今觀之卽天子召對便殿問
民所疾苦甚者或賜專敕勢必不振何則綱
寄于上目絀于下其勢然也今且悉出諫官
以爲之所以使內外兼重意良是然其權歸
諸吏部萬一大臣有所苦嶽嶽者除目旣下

默默出春明門卽何見嫉媚迹也是藩臬之
權卒不可重而徒壅于上聞也說者以臺諫
出補必較其素所上封事苟有彈駁大寮者
不當此例則使諫官人人訐其大臣以固我
位也古之人臣委蛇內外而無弊者必有說
以處此

曩我見神宗皇帝時天下常患苦諫官矣天子端居法
宮不聞聲宰相九卿拱手諫官以言論進退天下士當
是之時風聲動人納污區姦日納金幣自如權侂人主
先帝時權克塞路言官勢殊或厭忽摧蕩或擊搏甚驚

要之非有自立黨輩爲惡耳細者亦計先定非以嶽嶽折也今上雖時採下議然不假以色有傾意大臣或意所不欲言咸朝上夕報罷未嘗降意旌直也當今豈患諫官負勢恣放蹇悻不馴哉患其鄙而多欲趨勢附上不能有所明耳今之議者曰內外並重古之制也今臺諫無故而驟至列卿卽何得不睨監司今悉出補外則是無所相慕也是說也以抑諫官耶以重藩臬耶夫抑諫官乎天下方苦靡不振朝無高議盛氣久矣卽設卿相而餌之猶颯然也况阻其清要何不乘勢而自規利以重藩臬乎則計又左矣旣曰抑諫官而爲藩臬矣是

藩臬爲諫官抑也而以此張之不亦疎乎建此議者非
欲重外權特以爲大臣驅除難耳然何亦太早計何得
有持大吏短長與上角者而重過慮爲特其爲內外兼
重意良是所以制之非也語曰猛虎墮澗不如一狼言
旣失勢不可復得也今天下數十鎮莫不有中丞持節
開府治之又繡衣直指時時稱使者按部雖有強項監
司伏息追隨得遷去易易耳非不欲稍自振厲勢之所
去不能返矣聖王之治天下也不與勢爭勢所輕者因
而去之今欲使臺諫外任莫若盡除天下之監司而以
臺諫補劇郡得以假便宜治考上第者入爲九卿夫監

司頽弱靡蕙絕望于民因而廢去是任勢也天下郡不齊何得無數大府出諫官有聲于時者領之以示天子重憂吏民得以所治入告佐上理是古制也考績稱旨者復入是人望也雖然其權何得不在吏部苟其所忌得託劇郡出之旣出得以考功法持之我以為非患也京朝官出領大郡得便宜一切非禁不得與朝議也奉天子命治郡豈得以片紙檄去官必有所治狀則與外吏異指也如是而猶有患本不在是今將與上更制度立政教而猶慮大臣之不法則尙未有暇也夫古之大臣法而不私公而不法人主以為我有輔也于是繇朝

廷以及于郡國今日出我之諫官而大臣且以行其私
則是上下相忌也上下相忌則意不定意不定則事難
立爲治必有其本所從繇之路爾我觀今之爲諫官者
其行不可考矣立言則不法也夫事君者苟不敢如古
隱諫則將疑言上聞乎今言者有指于大臣先爲微以
伺之上一旦不詰卽默然退大臣且甚怨相中是失諫
法而伏隱報且使大臣易去其迹非善策也今上英達
識治體諫官苟能進學廣智才略輻輳縣官必心善雖
厭承明之廬豈得出乎諸公且盡畱佐九卿矣

問三代以後曷嘗不畏內寇哉今秦晉之郊盜